

肉 与 死

曾氏父子合译 / 岳麓书社印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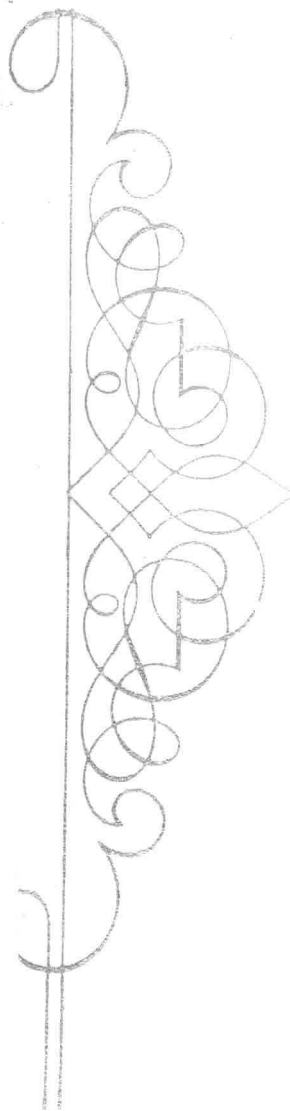


肉与死

又名《美的性生活》

比埃尔·路易 著

曾孟朴
曾虚白 父子 合译



责任编辑 伍国庆
封面设计 胡颖

·旧译重刊·

肉 与 死

边勒鲁意 著 曾孟朴 曾虚白 合译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长沙市展览馆路3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1988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160,000 印张：7.375 印数：1—10,000

ISBN 7-80520-129-3/I·75

（简精压膜本） 定价：2.95元

〔湘岳 88—8—8〕

目 录

□唐跋对本书的评论·····(1)

□原序·····(4)

□第一卷

一 葛丽雪·····(14)

二 亚历山大埠上海堤·····(26)

三 但美朥·····(36)

四 女过客·····(43)

五 镜, 梳子和项圈·····(46)

六 童贞女·····(56)

七 葛丽雪的发·····(61)

□第二卷

一 女神的花园·····(66)

二 梅莉姐·····(73)

三 顾虑·····(85)

四 月光·····(88)

五 延请·····(91)

六 葛丽雪的蔷薇·····(97)

七 逃琴的故事	(103)
<hr/>	
□第三卷	
一 到	(110)
二 宴会	(115)
三 拉哥底	(128)
四 狂醉在巴葛晞家	(132)
五 十字架	(136)
六 兴奋	(140)
<hr/>	
□第四卷	
一 但美脱的梦	(145)
二 人群	(157)
三 答覆	(163)
四 黑蛮司的园	(171)
五 紫培	(174)
<hr/>	
□第五卷	
一 最后之夜	(178)
二 尘土回到地面	(185)
三 永生的葛丽雪	(189)
四 怜悯	(193)
五 虔诚	(198)
<hr/>	
□阿弗洛狄德的考索	(204)
□葛尔孟的批评	(226)
□后记	(229)
<hr/>	

□ 唐弢对本书的评论

《肉与死》

曾孟朴别署东亚病夫，他以翰苑宿儒，从事新文艺的译著，如《鲁男子》《恋》等书，曾经风行一时，打动过无数少男少女的心。他和他的儿子曾虚白，还合译过边勒鲁意的名作《阿弗洛狄德》(Aphrodite)。因为葛尔孟的批评里有这样一句话：“边勒鲁意先生很觉得这部肉的书恰如实地达到了死：阿弗洛狄德只关闭在死和葬的舞台里。”所以中译本的书名就改为《肉与死》。这部书曾被目为淫书，因为它赤裸裸地描写了肉与美。变态性欲、卖淫杂交、狂乱、蛊惑、嫉忌是它所应用的材料，然而，正如译者所说：那些“人类最丑恶的事材”，“在他思想的园地里，细腻地，绮丽地，渐渐蜕化成了一朵朵珍奇璀灿的鲜花，我们只觉得拍浮在纸面上的只是不可言说的美。”

阿弗洛狄德有初版和再版两种本子，再版本是经作者增改

过的，增改的内容是：

一、二卷三，增加半章。又把题目原作《顾虑》，改作《爱与死》，移原来的末一节做了四章《月光》的首节。所增情节，原文叙杜尼女祭司的死，但美眺趁她熟睡的时候刺死，改本是在她醒后受了他热烈的拥抱，方才刺死，比较详尽。

二、三卷七，增加一章，题目是《姑婆巴多》，叙的是佩雷尼丝女王十二岁的幼妹大姑婆巴多，讥笑她种种失了尊严，不能控制但美眺。她领她到自己牢狱般的密室里，把她奴畜似的情人指给她看。

三、四卷二，也增一章。题目是《恐怖》。叙的是梅莉坦听了希曼利的劝不再去找但美眺，后来遇见一个小情人米基洛，在海边夜行，发见了杜尼女祭司的尸。

曾氏父子所根据的是初版本，据“后记”所述，他们曾把两种本子仔细参照，觉得改本虽添加篇幅，却并未增长作品的价值，反不及初版本的一气呵成。中译本由真善美书店发行，一九二九年六月初版，分平装、精装、编号皮装三种，我得到的是后一种的第三本，里页有病夫题字，是送给他的一个朋友的。此书附图二十三幅，并皆精美，因为译者所根据的是近代书馆图画本，颇有一点来历。

《美的性生活》

我前回曾说过 Aphrodite 的中译本《肉与死》，其实这书尚有另一中译，名为《美的性生活》，初一看，颇似张竞生博士的大著，其实却是比埃尔·路易（曾译作边勒鲁易）的名作，

书名虽然古怪，却是并不下流的。《美的性生活》由鲍文蔚翻译，北新书局印行，一九三〇年一月出版，较曾孟朴父子译本迟出半年，书是毛边，道林纸印，书中附原序一篇，译者小序一篇，插图十幅，较曾氏译本少去十三幅，但所收互有出入，想见原书插图，当多于二十三幅。以铸版论，鲍本不及曾本，惟鲍氏译文，亦尚不恶。小序中有云：

离国将近八月，不知国内集团主义下的革命文学已经膨胀到如何程度。不知现在第四、第五阶级的武器的宣传的文学作品，是否已经象白粉墙上的革命标语一样的普通而且动人。但在我离开上海的时候，艺术之神这位可怜的“女王”，确是已经遭了厄，被逐出艺术之宫，而在当革命战士的膝下掉了。

然而，我总觉得，勇敢的革命战士对他们跟前的这位膝下婢，总是赧赧然半掩着自己的脸似的。

我以为，凡是有勇气的，非懈怠的人，既经动到文艺，不问你是努力那一方面，都应该正视艺术；你想宣传，你想作革命文学，更要正视艺术。

译者的意见基本上是正确的，但不知为什么竟说得满腹牢骚，语中带刺，后来听说在革命文学论争中，和创造社大战的甘人，就是鲍文蔚的化名，果真如此，事出有因，那就不足为奇了。

（引自《晦庵书话》）

复刘舞心女士书

Mlle 刘：

读了您（您，北方的尊称，就是法文的Vons，并不是Tu，不要误会。）的来信，多么使我欢喜，赞叹！欢喜什么？赞叹什么？

难道为了您的癖好，推许了我做中国三作家之一，追随了曹雪芹和关汉卿的后尘；我戴了一个炭篓，便沾沾自喜吗？不是。

难道为了您赞叹了我的《孽海花》，认为不是旧小说，使您认识了人生；我也要来赞叹您意胎里没坠地的新创造，学时髦派，做互相标榜的副报吗？也不是。

我的欢喜，赞叹，不在您的正文里，却在您认作瞎讲的两三张里。

您不是讲到法国新希腊派边勒鲁意 *Pierre Louys* 吗？不是讲到他的作品《阿弗洛狄德》吗？

现在中国文坛上，很欢喜替法国近代几个作者做捧场，今天是莫泊桑，明天是佛朗士，一会儿换了陆悌，一会儿变了都德；真是由着性儿，和捧梅兰芳、尚小云一样的乱捧。捧边勒鲁意的很少很少——除了小说月报社出的《法国文学研究》，译过几篇他的短篇小说——尤其是他的名作《阿弗洛狄德》，简直没人提起过；您独能在大家忽略地放过的地方，睁开您的慧眼，注意到这个出奇的作家，注意到他最大胆的名作《阿弗洛狄德》。而且，不但读过，并俱足很深的了解。您认这部书不是一部娱乐品，换一句说话，就认它不是淫书，您又赞赏它 *L'invitation* 一节，却讨厌它 *Dacchi* 巴克唏老情人，诺叔拉丹斯 *Naucrates* 的许多哲学理论。您若不是彻底研究过全书的意义，尝味了作者想象的内在，怎么能说出这几句话？这真使我不禁地手舞足蹈的欢喜。

这部书实在把人生剥得太赤裸裸地一丝不挂，灵魂上一如它的形体上，有些使人难堪。所以象思想最自由的法国文坛，尚有少数批评家，误认它不道德，英国更不消说，虽然翻译得很高兴，价钱卖得很贵。就是边勒鲁意自己，也还要在自序上拉出希腊未经译出的一百三十二个诗人里的亚莱克西司 *Alexis*，费雷丹尔 *Philetaine* 史德拉梯斯 *Strattix* 安蒲尔 *Eubonle* 的作品断片，做它的证人。在这些形势之下，我们男性的文学嗜好者，对着这书，要是没有真确的理解，只怕赞扬它起来，不免总带些躲躲闪闪的态度。您是个十九岁的女青年，未出阁

的闺秀，独能高踞在文艺的金字塔顶，大胆地高喊着您的师傅 Mlle Lafont 的话：这里有一个真的女子——真的人！你自己也喊道：谁说，Chrycis avait exigeure Crime et non Pastel bijoux ancien 还不够深刻呢？她把我们女人的心——心中的心——给透视了。这是何等勇敢光明的态度，在您的眼角里抹杀了不知多少装腔做势伪道德的女流。怎么能使我不击节叹赏呢？

看您信上的意思，好象不愿意我译这部书，这个意思，我很怀疑。到底是您真不愿我译呢，还是别有深意？你明明是个了解而赏赞这部书的一人，这样美的结晶品，爱美的人，岂有不愿公诸同好？光光是太惨了一句话，做不翻译的理由，太不充分了。西国有句俗语道：妇人的non，往往是oui的替代，或者你的劝我不翻译，含有这种性质吧？

您又问我要译这本书，我还是个读了它心跳的人呢，还是个读了它心酸的人呢？这个问句，真问得太玄妙了。

我可以忠实地告诉你，我读了这书，既不是心跳，也不是心酸。我年纪已经五十多岁了，热情的深根，早被黑白两鼠日夜的磨牙，差不多快要磨断，遇到温风，软雨，只有恐怖，忧愁，哪里会轻易的跳呢？我平生虽富于情感，神经又敏，一触即动；然就为内在的易动，环境的攻你也愈多；坠心怵目的事，不晓得经过了多少，磨折得一颗敏锐的心灵，渐现麻痹的状态，叫我心酸，也是件很难的事。

那么我对这书的感想，是什么呢？老实说，完全是醉，完全是梦；我陶醉了它醉的美，我梦想了它梦的美。

您读过德国尼采《悲剧之原始》L'origine de la Tragedie 吗？他主张希腊艺术始终跳不出两大精神，一是阿普龙Apollon精神；一是狄尼骚Dionysos精神。阿普龙是创造一切形象的神，是光明的影模，他兼管想象内在界美的形貌，所以也算梦的神。叔本华Schopenhauer本否认现实。他明白决定世界如意象，如幻现。不过人是天赋与艺术的感觉，哲学家看着生活的现实和梦的现实一般是人类造形的技巧，没什么分别。反而觉得我们自己在梦中遇到的悲，喜，吉，凶种种影像，都带有滑稽有趣的色彩，展露在我们眼底，不仅仅是幽灵，人影，只有轮廓，一瞥即逝。往往有人能牢牢记忆，在一个恐怖或危难的梦境中喊道：这是个梦——我不愿它中断——我还要寻那个梦——我又听说过有人有延长梦的本事，能使一个梦连续到三夜多。这可以证明梦是我们最内在的大自然，大家共同的底层，是人生最深最要快乐。这便是阿普龙的境界。梦的美的结晶，便构成了诗，雕刻，图画，小说。狄尼骚是酒神，是醉的主宰。人生不能没有惊恐，一到了狄尼骚的境界，把狭隘的自我倾颓了，高举固有的自然，挑动青春的乐火，渐渐达到完全的自忘，从元始民族的神歌，日耳曼的戏斗祭，以至巴比伦，中亚细亚的狂宴，都借着麻醉的饮料，使人如颠如狂，且歌且舞，当他们热狂生活怒涛似的汹涌时，便是最不会自疑死尸般的灰白，骷髅般的气色。人生也不能没拘束，一到了狄尼骚的境界，一切栏栅破了，一切羁轭解了，没有奴隶，没有仇敌，瞥然重见了原人的天地；好像人都不会说和走了，只跳舞着飞翔在空中。这便是狄尼骚的境界。醉的美的结晶，便产生了歌，舞，会唱。

边勒鲁意本是个崇拜希腊艺术的信徒，他的这部《阿弗洛狄德》，完全表现醉和梦的精神。所以一卷一，《葛丽雪》，五卷三，《永生的葛丽雪》，又一卷三，《但美朮》，前写葛丽雪，后写女王，都是纤毫毕现的描写女体美，这是表现阿普龙精神的造形美，便是梦的型模。一卷五，《镜子》，《梳子》，《与项圈》，六，《童贞女》，七，《葛丽雪的发》，二卷二，《梅丽妲》等，（一）把缛幽凿险的思致，刻画葛丽雪征服男性的战略，写来是人人笔下所无，返想是人人意中所有。（二）借一天真烂漫的女童，抒发同性恋爱的真谛，无一语不自然，无一言不独造。（三）写一十一岁应客的妓女已工媚术，越是活泼可喜，越觉得凄惻可怜。这是表现阿普龙精神的内在美，便是梦的想像。其余，写梦的美，触处都是，不能细举。直至四卷一，《但美朮的梦》这一章，才将阿普龙精神中梦的美，充分地描绘。把但美朮为了葛丽雪愿犯三罪的热情，不在现实满足，却偏叫他在梦中满足；全篇都用象征笔法，不是写刹那梦境，是写女性的整个生活，是写艺术的真生命，是写美的神髓。至于指示阿普龙精神的主旨，却在三，《答复》，里解答得很明了。当葛丽雪知道但美朮已实行了她的三种要求，热狂似的向她求爱，但美朮很冷淡的拒绝道：我早占有过你了。——“你疯了……几时？哪里？……”——“我说的是真……我在梦中占有了你……那一夜，你是美丽，葛丽雪！……我舍不得变坏我幸福的记忆。……我只爱你的影子……谢谢你的现实。”这几句话，把希腊阿普龙的艺术精神，彻头彻尾的泄露给我们了。

论到颓尼骚的精神——即便是醉的美，也弥漫在全书的各

部份。譬如但美朏为的要应葛丽雪的欲求，竟白天溜进巴葛啼的家里，做了偷镜的贼，夺了恋爱他的大祭司夫人头上的梳，可以不必杀她而终于残忍地把金针在她的乳头上刺死了；自己爱重而万民信仰的阿弗洛狄德神像项上的珠圈，明知拿了是要犯众怒，几次三番地天人交战，终究穿过了秘密地道通到神座，在月光下，悍然不顾亲手卸下；这类超人的行动，不是昏迷的醉吗？葛丽雪留住了两童贞女，浴后赤条条的睡在她床上时，她默想着但美朏的话，把镜子照自己的肉体，她爱极了赤臂的美，喘吁吁地从腋窝到肘弯轻轻吻着；忽然一种异常的情绪袭击了她，她自己回过头来，好像急急要找一个人。瞥见躺在她床上已忘了的两个一丝不挂的童女，她立刻跳进她们俩中间，发狂似的左拥右抱，这不是沉沉的自醉吗？葛丽雪既热爱了但美朏反受了他的要挟，要她在耶梵神 lahveh 前发可怕的誓，亲到黑蛮司 Heracles 荒凉的坟园，取出那偷盗的镜，染血的梳，全镇扰乱狂喊着渡神的珠项圈，一样样插戴起来，献身在愤怒的万众前，那是明放着一件踏着死门的事；虽然她迟疑了一会儿，到底被好奇的野心和热烈的求爱心，催迫她冒险到了没人到的荒冢间，取了那三样赠物，竟全照样装扮了直登灯塔岛的第八层，使如潮如海的人群，都狂喊着：阿弗洛狄德！在她未登塔前，遇到两童贞女，说的几句话，最足以表现她被野心迷醉了的心理。两童女问她道：你今天将幸福，得到势力吗？她答道：你们瞧着，今天你们瞧见的事，是从女神在伊大山 Ida 上下来的日子起永没瞧见过的。就是将来一直到世界的末日，也不会再瞧见。那不是到了醉的顶点吗？本书颓尼骚精神集中的地方，

当然是第三卷，二，《宴会》，三，《拉哥底》，四，《巴葛唏家的狂宴》，五，《十字架》，五章里，那是很显然的。这五章，作者用全副精神来描写节日巴葛唏妓院的狂宴，名士的狂谈，妓女的作态，十二舞女的裸体，买艺人的献技，后来，种种放荡，狂乱，妒忌，欺诈，残酷，怯懦，以至狄蒙筵前的色情狂，葛丽雪受水手窟的淫污，巴葛唏发鸨母的雌威，亚佛罗雪蒂亚受十字架的惨刑；在麻醉的一瞬目间，忽揭露了原始人类兽性的生活，这真是酣畅淋漓满足颓尼骚的境界。

自从尼采发明了这个梦和醉是希腊艺术的原素——也就是一般艺术的原素，边勒鲁意就利用他文学的技巧来实现在这部小说里。我读了之后，没有别的感觉，只觉得一章，一节，都是梦的缥缈的美，一句一字，都是醉的恹恹的美；我便常常醉它醉的美，梦它梦的美，机械地想移译出来和有心人共同欣赏了。

若有人讥评他不道德，据我看起来，适得其反，倒觉得他的态度太严肃了。他把人生虚伪的一件锦袍剥掉了，呈露在我们眼膜下的，男性只有自私，残忍，报复，谄卸；女性也只有野心，任性，妒忌，骄纵，简捷看不见一点好品性；真叫人有些不寒而栗！怎会触动肉感？

我现在把我的要翻译阿弗洛狄德的意思，已经尽情告诉了您，不晓得您的意见，到底怎么？我很希望您也坦白地告诉我和批评我。

您想做的那部小说，造意是好极了。从心理方面描写，着手的方法，就很高明。凡这种情节极简单的作品，全在思想能

曲曲折折入心灵的最后层，人家捕捉不到的所在，又能把笔法的技巧。托显出来，使隐花顿成浮雕。这种作品，近代告成功的，在法国，要推保尔蒲尔善P. Bourger 和马塞尔浦雷孚士德M. Prevost了。我祝颂您和他们一样的成功，并希望早日脱稿；倘肯惠寄，俾得先睹，尤为企盼。承嘱我代拟书名，一时也想不出切当的名词。我想题他做“默恋”，或“文艺里的牺牲者”，“一个埋愁的修女”；但都是着了东头不着西的，包括不住全书的意旨，只好算“聊以塞责”，不交白卷罢了。还请您自己另定的好。

我还有个逾分的请求，既蒙您的不弃，不以我为不可谈；我不奢望和您做小朋友，我只希望您能在读文学作品的时候，花费您一两个钟头，劳动玉趾，光降敝寓一谈。倘蒙许可，时间，在午后三四时，最为适宜。不胜翘盼！祝您的健康，猛进。

一七，八，二六，病夫上。

【附原书】

孟朴先生：

我写这封信没有什么奢望，我只希望你能在著作的时候花费几分钟来一读我的信。

不瞒你说，我今年已十九岁了。我去年已在中学毕业。我的家庭很自由，但我除了同学以外不说是男朋友连女朋友也没有的。我一天天只是读些新出版的文学作品，中学三年的翻字典的工夫，竟然使我还能读些外国作品。——当然我仍是要翻字典的。

中国的作家中我最崇拜的是三个人：一个是曹雪芹，一个

是关汉卿，一个便是你。

曹雪芹使我认识家庭；关汉卿使我认识男女；你则使我认识人生。

谁说《孽海花》是旧小说？社会，习惯，礼教，制度……有新旧，人生哪里有新旧！

我不爱太火气的作品，我也不爱太灰色的作品；我不爱鲜红的玫瑰，我不爱深紫的菊花，我爱淡黄的山茶。

最近我听说你极力从事于翻译，又听说你将Aphrodite也翻译了。孟朴先生呀，我不懂你为什么要译这部小说？

我的先生Mlle Lafont是个法国人，她已四十多岁了，她是个独身主义者，她曾将这本书的情节对我说了叫我也去读，她说：这里有一个真的女子！——真的人！

我便翻了字典读了。啊，太惨了！但是听说有人当他娱乐的书读的。孟朴先生，我且问你，这还是因为他们没有良心的呢，还是Louys的笔法力量不够，以致非有心人不能了解呢？

但是谁说Chrysis avait exige une crime et non pas tel bijou ancien还不够深刻呢？他把我们女人的心，——心中之心——给透视了。

我最爱L'invitation一节，但我最恨讲platen, pallas等的那段似在卖弄学问的话。况且太有些不自然了。我不信你会叫你的书中人在这种环境之下讲这种话。

你为什么要译这本书呢？你还是一个读了它心跳的人呢，还是一个读了它心酸的人呢？

要是你是前者，那么，你大可以不必翻。要是你是后者，